

婦女在社區發展中角色和地位的反思和重建

本社

一、前言

近卅年來，社區發展的推動恰似寧靜革命般地為我們家庭、社區、社會及國家進行無聲的改造，且帶來相當程度的影響。基礎工程建設提供生活空間及環境條件的改善和充實；生產福利建設在創造經濟能力及福利行為的確立和推動；精神倫理建設則重在生命內涵及生活品質的豐富和提昇。

這套以現代、進步、發展和建設為主導的運作邏輯，確是希冀對於有形與無形、物質及精神、經濟和社會各層面，做整體的拓展，以期邁向開發和先進的境界。

二、發展的癥結

惟隨著整個政治、經濟和社會環境的急速轉變，使得社區發展遭受結構性的挑戰和考驗。誠然，我國社區發展正式的提出是民國五十四年的「民生主義現階段社會政策」——七大項政策內容之一。而當時的國家情勢及存在的環境是在一種較威權領導、計畫經濟、價值單一的情況。因此社區發展這種兼具基層建設及計畫引導的性質，而且內在所欲達成是社會聯帶的企圖；所以由政府來輔導這項本應由民眾自主推動的社區發展，是可以理解，且有其時代意義。

但正因爲這般的輔導，有其內在結構上的需要，包括當時社區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等的不充足，造成這個關係即持續不絕

。雖然政府部門亦嘗試做撤退或減少參與，然卻由於其存有政策目標及行政目的必須達成；因此這種為誰而「社區發展」的現象，就變成一種微妙而複雜的關係。

二、變遷與轉型

然而，在邁向政治民主化、經濟自由化及社會多元化的今天，對於社區發展，確是面臨調整和變革的關鍵。面對民意高漲，權利意識揚昇，一切以民欲或民需為導向；最重要是以民眾做主的觀點，日漸產生；這正是我們所感受到，社會力量或民間社會潮流的興起。加上日愈富足的經濟能力，使民眾有興趣，有能力的參與各種公共事務，包括社區發展的項目。

當然也有人認為，這種論點過於樂觀，目前社區呈現缺人或缺錢的問題仍極為嚴重。民眾除了私己的利益或事務外，其他仍是冷漠或疏離，這種現象是一種事實的反應，但卻未必是真正的情形。其根本的癥結仍在，「到底誰是社區的主人」，可能是關鍵。社區發展是為誰，是誰所需要；假如這個關係未釐清，那麼這種現象或問題，依然會存在，則社區發展必然是仍舊在原地踏步。無疑的，從最近陸續有諸多團體從社區資源統整、居住環境及空間美化的不同角度介入社區事務，這些力量正方興未艾，由此足以顯示，民眾對如何從利己到利他的現象已逐漸提昇及轉化；更重要的是「做主」的角色已更凸顯，這亦是參與關懷的開始。誠然，這是一種「反思」，亦是一種「重建」。我們可能得用心努力去檢討現存社區發展的實質結構、關係和運作。更重要的是，在婦女的角色和地位都在尋求突破和積極開展之際，且重視兩性平等的前提之下；不論是對婦女本身或是對社區發展，甚或對於婦女在社區發展的角色及地位，確是需要重新定位和思量。

四、婦女的定位

對於婦女地位或角色的探討，亦是隨著整個時代環境的變遷而改變。近者，尤其是在西方女性主義的思潮衝擊和影響之下，婦女已不是單以平等做為訴求的基礎；其最深層的涵意應是從整個社會結構或本質上做解脫或還原。兩性的關係被認為不應單從純然以男性為主體的觀點做評斷，而是從女性自主的立足來討論。

倘若，我們從傳統的社會價值或道德規範，扣緊社區發展的設計或規畫，其對婦女的角色或地位的看待或對應，可稱是相

當搭配的。儘管社區發展的開展是在六〇年代的環境中，但一般對於婦女的認定，仍視其是料理家務，服侍老小；若有餘暇，再勞動以補貼家用；而其工作場域仍以家庭或附近為考慮。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民國五十七年所頒定的「社區發展工作綱要」所列的工作項目，即提到家庭副業的提倡、家政改良的指導、家庭內外環境之美化、食物營養及烹調技術之傳授、節育知識傳授、設置托兒所、設置牛乳站、縫紉編織訓練等項目，雖然這是對於生活改善的基本要項，但明顯都是以家庭和婦女為核心的工作項目。

而在民國七十二年修正的「社區發展工作綱領」，在其工作內容中，有關生產福利方面的項目，大致和前項綱要所列相同。而在所強調的精神倫理建設，則包含媽媽教室的設置及各種鄉土文化、守望相助、模範家庭、志願服務等項目內容。雖然未見特別彰揚對於婦女的需要做設計，但整體而言，仍以家庭的考量為重點。

而民國八十年公布的「社區發展工作綱要」，原則與前者差異不多，而且減少了許多內容。大致而言，我們約略可從整個經社的發展，來分析這些工作項目。在六〇年代初期所處的環境，事實上婦女參與外部勞動的機會、能力和條件都不充足；而且是傳統對於家庭的看重，顯然婦女是留駐在社區，做為維持家務和輔助生產的支柱。

但是到了八〇年代的初期，婦女勞動參與的條件和能力已做改善；雖然原有的家庭副業，客廳即工場的項目卻仍存有，但是可以想見婦女已應可逐漸在經濟上調整其角色或地位。不過，在此際卻增加了許多諸如兒童、老人、殘障福利的推展，顯然婦女在家庭的需要仍是存在。媽媽教室的設立，可能被視為一種家事或親職教育的延伸。到九〇年代的初期，這些綱要的內容雖未見新意，但似乎亦未脫離原有的思考架構。

五、內在的困境

做此類工作項目的分析，事實上是不足以認定社區以家庭為要旨，家庭以婦女為核心的推論。不過我們若從簡要的社會經濟發展的脈絡來看，在初期的階段，這種關聯是明顯可見的。但逐漸的，我們愈發現隨著婦女教育的機會增加，婦女參與就業的機會越多。同時加上為協助增加家庭的收支或開銷，顯然婦女離開家庭，投入生產行業者更多。但此時即延伸如兒童、老人及殘障的照顧上需要。至於後期的發展，很明顯若從常理來看，婦女事實上可能與社區和家庭的脫節更甚。那麼何以婦女會是社區發展的忠實參與者？

事實上，我們嘗試從這個檢視的過程瞭解到，在傳統的思維中，對婦女的定型和期待，有其時代性或結構性的意義。但也因此，使得婦女即是在一個計畫性的發展過程中，亦在社會福利的認知上被賦予特定的角色和地位。儘管後期的階段，我們未進一步發現對婦女的希望或認定的工作內容，但這並不意味前述的觀念和想法消除。而這種糾結和矛盾正是近代激進的女性主義者，對於社會福利或福利國家的批評所在；其認為這套父權宰制的基本構造，假藉著社會福利把婦女給套牢，使其被綁在家庭，為社區所掌控。

六、尋求新方向

當然對這種意識型態的討論，自有其立足或依據。而本文的用意，則是著重在反思和重建，其即在促使我們提醒已存在的困擾或癥結。很顯然，今天的社區和婦女都不復如當初的情境和需要。更甚者，婦女可能已遠離家庭和社區，因此我們不妨嘗試為其重新尋找和歸原。畢竟社區發展若不從經濟建設的角度或發展目的的觀點去盤算，其對於現階段日愈疏離的人與人、人與物、人與空間或人與文化之間，是有其內在統整的機能。無論是基於經濟理性的算計，或是個人自主的衡量，在利己之外仍存有利他的必要。而這種利他則更可擴及社會的連帶，使社區發展被重新開啓和認識。即使如此，那麼不管是再忙碌的婦女或是依舊在家庭或社區的婦女，仍是可以用為其個人需要、或家庭的維護，甚而更大的社區公共目的，再重新投入、關心和參與。但此刻的婦女其與家庭或社區的關係，則重塑或建構在一個以婦女為主體的考量。當然這並不指女人當家、婦女做主，即全盤否定原有的一切；與其說在此婦女為自己找尋一個空間，倒不如說婦女為自己、家庭或社區甚至社會在做一個和諧的統整。安得其位，適得其所；果真這個論點確立，那麼什麼是婦女的社區新出發呢？下列的意見可做為參考的基點：

- (一) 思考自身在這變遷的社會的主體性。
- (二) 細問社區發展的新意義。
- (三) 探索婦女在傳統過程中的被擺置或對待。
- (四) 檢討其內在的問題或癥結。
- (五) 澄清自己對本身、家庭、社區及社會的角色和地位。

七、婦女再出發

事實上，我們發現當今已有諸多婦女投身公共事務的關心和建言，甚而付諸行動。而社區發展，更是她們的開始，既然，我們明瞭社區可能是她們生活的中心，那麼她們的參與就從生活中存在的各種需要著手。包括環保、交通、治安、公共安全。眾所周知國內曾有倡導把色情趕出住宅的運動，其倡議者即是婦女；推動社區資源統整或交流，推廣家庭社區環保清潔的各類行動，亦是以婦女做主導。

顯然，即使再無暇或匆促的現代婦女，只要用心或關心，社區發展即會是一個從自己、家庭到社會的舞台。那以往被稱為僅是社區的聽眾或觀眾者，如今可能會成為主講或導演。尤其是當自己不願亦不認為，僅是配合或呼應，或是被安排與擺佈於社區發展的各種活動行為時，那麼試想有誰會比婦女更知道或清楚社區的需要和期待。

近些年來，對於社區發展在不斷的批評和檢討的過程中，亦逐漸有新的對策或改進，甚而是根本性的改造。配合這種變革或轉型，連帶使婦女也應有新的認知，即應以社區逐漸成為社會福利的據點，或落實到社區來運作。這股社區化的趨勢，試圖要將社會、社區、家庭和個人做一密切結合，以作為推展社會福利服務的動力。對此婦女更可以在家庭和社區之間尋求更緊密的關聯，使自己能在這轉捩點上，扮演更積極和主動的角色，並得到應有的地位及肯定。

八、結論

在此，無意透過反思與重建之名，重新又將婦女綁在家庭或陷在社區中。社區發展也應該是大眾的、男人的、家人的，婦女正如任何一個成員，儘可能在角色和地位上有重塑和定位；這並非是困頓而是轉機，尤更是真正的再開展。